

T 9299

3122

(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 194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南江宮大用時可編

縣官部

縣尹

歷代沿革

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

百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

夫晉謂之大大夫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外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縣官部

縣尹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書目叢書

藏書

歷代沿革

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千里

百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

戰

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凡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皇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後漢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凡縣有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凡掌治民顯善勸義察姦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計上於

所屬郡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北齊制上中下九等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為赤縣旁

邑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美惡為

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凡民田收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簿帳傳

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貳眾曹牧率課調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

誅求刻剝猥近方狀

宋建隆元年應天下諸

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

四千戶為望三

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掌

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成兵則兼兵馬都監

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嶼

等始

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

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宜各遵行上副朝廷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

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

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

曰廣栽植十一曰恤民戶十二曰無妄訟自

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

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宣和五年縣令止差六十以下人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寮奏建炎以來始注武臣為害甚眾故也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為任雖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二年詔吏部依四川專法施行並以

三十箇月為任三年詔依舊以三年為任九年復以二年為任淳熙三年復以三年為任

二年御筆今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
大元以縣分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之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縣達魯花赤赤縣尹

羣書要語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周禮子羔曰以吾為邑長於斯記檀弓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語求也千室之邑可使為之宰同上縣令所使承流宣化也仲舒策一同布政

百里宣風 六帖 操割洛陽必有餘刃 白集崔威

制江興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 藝文江侍中薦

士表 天寶吏部引見縣令委之銓衡謹擇銅墨

唐大詔令 紐金章縮墨綬 北山移文 今之邑令

古之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

白集行韋同憲制 佩縣銅墨 胡文恭行陳亢制

施字人之縣譜 姚侃制 寄縣同之任 劉攄制 結

縣同之綬 王招制 宜從健令之遷 趙旼制 輦轂

之下豪黠僥輕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

相聚故前代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

捕逐之意也 元微之行唐慶制 於穆君侯英才

宣朗聲之所震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反掌

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

謹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晉孫楚梁

令孫侯頌 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足喻

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勵潔齊冬冰恩湛春露行

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 晉孫綽

孔松陽像贊 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

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

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晉江韋襄邑令傳渾頌

地方一同雷震百里

荅東阿王書

今處此而求

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同上宰

大邑者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飢子母

使掣其肘必子賤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

徵荅東阿王書襲公侯之瑞屈銅墨之班陳子

昂李府君妻墓誌

詩句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韓民言令尹清

且明玉壺寒冰不受汚黃山谷印文生綠經旬

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林逋壺觴調笑民平訟賓

客風流醉舞腰山谷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莎

庭放吏衙廖凝廢土有人耕不畏古廳無訟醉

何妨熊皎溪柳遶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

許渾弩矢前驅煩縣令里門先下敬鄉人韓愈

故人有縣宰高義薄層雲杜鼎食為門戶詞場

繼國風杜贈河南尹三年清似水六月冷如冰

裴說摩手撫繯寡藁砧磔疆良山谷雨後有人

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古詩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杜故老青葭岸先知處子賢温庭筠

送淮陰縣令之官縣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韓

駒父詩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方

干贈嘉興許明府詩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
媿野詩半世功名初墨綬山谷遙知訟庭裏佳
政在鳴琴郎士元詞章美少年小邑在南方賈
島邑中丞掾陰桃李案上文書略米鹽東坡踈
簾衙退卷花軸曲檻客來聽竹風杜琴彈終日
得古調印鎖經秋帶鮮痕李拱縣齋高枕卧應
夢犯天顏許崇送裴拾遺赴畿令看君宜着王
喬屐真賜還宜出尚方杜甫贈洛明府

古今事實

子文無愠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論語

子賤何瘦

宓子賤爲單父有若日子何瘦焉宓子曰憂官政也
立爲官長

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
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慎子

號爲神君

喬智明爲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爲神君又黃浮
號爲神君

可為良令

晉文公問趙武曰中年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其良令也誰可爾趙武曰邢伯可彛

號為健令

後蜀李匡遠開元中為鹽亭令歷通泉時洪等令時兩川連衡盜賊尤甚匡遠所在擒捕當時號為健令

恭敬寬正

子路治蒲曰邑壯又難治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之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

斷可以抑奸則政不難矣

信寬明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

鳴琴而治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斯戴星出戴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斯問其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呂氏春秋

製錦以學

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後學者製焉譬如田獵御射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左傳

决灌生稻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爲群臣曰今吾臣皆如豹之爲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鹵兮生稻梁

前溝洫志

不許刈麥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其

民樂有寇也

尹鐸保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鄣乎曰保鄣哉 通鑑

董宣彊項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人殺人宣就主車取殺之主訴帝帝欲殺宣宣觸殿流血帝令謝主宣不拜帝令擦伏宣以手據地不俯帝聞曰彊項令

廉儉有用

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褚玠廉儉有幹用乃除山陰令

清白居職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力行清潔

孔奮守姑臧令長力行清潔後被徵單車就路性直清廉

沈瓚之為丹徒令性踈直在縣清廉

勿剪三柳

李白為虞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李白去思頌碑

寧食斗艾

屈突蓋為長安令以威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神術雙鳧

王喬顯宗時為樂令有神術每月朔望朝帝恠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鳧焉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屬履也

德化三異

後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孫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方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爾今蟲不犯境一異

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
白安安因上書言帝異之

植河陽花

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彭澤柳

晉陶潛為彭澤令門種五柳郡遣督郵至吏白
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五斗米折腰事鄉
里小人乃解印綬賦歸去來辭

令作齋馬

唐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

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豆令作齋馬

宰如烹鮮

見前群書要語

號曰慈君

北涼張潭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
君

歌曰仁父

崔瑗為汲令開溝溉稻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
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
甘雨

稱有天才

宋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當時稱為良令

為有吏能

孔琇之為吳令有吏能縣中無公肅

頌德立祠

崔瑗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率官吏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又晉荀勗字公曾為安陽令遺愛在人人為立生祠又狄仁傑字懷英為彭澤令人為立生祠又李綰除陌人

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異政立碑

後漢董詡字漢之除須昌令多異政生為立碑

為中都宰

孔子為中都宰男女別途市無二價家語

為武城宰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語

不齊之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能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家語

三子之才

滑稽傳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

忍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能最賢哉

尹賞治劇

尹賞舉茂才爲栗邑令能治劇遷滎陽令

汲黯耻爲

汲黯遷滎陽令耻爲令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黯爲中大夫

政曰無雙

吳王罇字世容爲武城令宿惡奔逸人歌曰王世容政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吳錄

治為第一

魏張暨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勸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為餘杭令立學校勸生徒潔已
修禮志行之士吳不宗之暮年之間風化大行
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教戒父老

辛昂字進君為成都令與諸生祭文翁於學堂
教以忠信孝友父老曰辛君教戒如此不可違
也北史

馬用牛刀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馬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唯有釣道

子賤為單父宰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唯有釣
道二馬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鱗也其魚肉
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飭也其魚
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味未至單父冠蓋迎

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揚晝所謂陽鱈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甚有能名

獨有異政

陳球為繁陽令督郵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

縣有翔鸞

漢王臯為重泉令有鸞翔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邑獨不電

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電上聞徵拜尚書謂元魯山

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

曰明府手

張巡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民甚宜之

辭遺新菓

閩賈郁遷仙游縣有邑客遺菓辭之曰某家新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
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携
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嘉賜緋衣

唐李頌字德新爲武仙令浚溉田懿宗嘉之賜
緋衣銀魚

召賜百縑

崔隱甫遷洛陽令黎園弟子胡雛善笛嘗負罪
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

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帝遽謝與
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
旌賜上考

李朝隱遷長安令宦官間興貴有所干請拽去
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期集使褒
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
絹百匹以旌剛烈

後爲三公

後趙申錄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
廳事後爲三公

拜為司隸

蕭育字次君為茂陵令會考課育第六而漆令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左右言令詣曹育曰蕭育杜陵男子詣曹何也遂去官明日拜為司隸校勘

朱輪華轂

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本傳

銅印黑綬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前百官表

治民猶牧

卜式為郎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竒其言試其治民拜緱氏令

視人如子

前召信臣遷上蔡長其治視人如子所居見稱述又卓茂為密令視人如子又鍾離意為堂邑令視百姓如視赤子

兩縣皆理

漢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

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韋賞才有餘宣乃奏賞
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支縣相百

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

皇甫持正集

輦轂繁要

韋杭景雲中為永昌令輦轂繁要前令無及者
遷中丞邑民詣闕不聽乃立碑著其惠

政務清閑

夏侯湛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
清務閑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多歎其屈除中

書侍郎

民稱番君

前吳芮秦時為番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稱曰
番君

人稱賈父

後賈慮禁人殺其子人稱賈父數年養子千餘
人男名賈子女名賈女又鄭潭字文公禁人殺
子民皆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

三國志

穎川四長

穎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為

當塗長韓韶為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浩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循吏傳

朝歌儒者

虞詡朝歌長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耶詡曰願寬假轡節勿令有所拘闕而已

道不拾遺

前何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卧不閉門民歌之曰王雅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又滕撫為蜀令在事七年道不

拾遺又鄭弘為騶令張允濟為武陽令皆道不拾遺

風不鳴條

太公望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

獸皆南渡

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

蝗不入境

楊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灾不入茂陵境又後漢戴封平

仲為西華令蝗虫不入界時督郵隨行縣蝗忽
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又晉謝夷吾
為壽張令時蝗發泰山至壽張界飛逝不集又
後鄧毅為騶令勤行德化郡人得遺寶縣於道
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
泰山獨騶界不入

朞年大化

後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群
居就學輕恣者役以田桑朞年稱大化覽初到
有陳元與母居母告元不孝覽曰吾近觀元井

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是仇覽未至耳乃
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陳人倫孝行元生成孝
子鄉邑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
生

朞年教行

范甯為餘杭令朞年之後教化盛行中興以來
崇化敦教未如甯者也

有治縣譜

齊傅僧綽子談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
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著諭蒙篇

馮元授醴泉令縣民多猾為著諭蒙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畫像勸學

高彪字義方遷內黃令帝敕同僚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開倉活饑

後蘇章安帝時為武原令歲饑輒開倉活三百戶

叩頭反風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問昆曰在江陵反風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也暴身祈雨

祝良為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暴祈雨將欲焚軀俄而雨至郎官出宰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官出宰百里後明帝紀太傅封侯

卓茂為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受肉懷恩

卓茂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人曰自往遺之茂曰鄰里尚相饋遺况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姑歸念之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借牛慙悔

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勒歸牛再三不從歎曰是教也不行欲解印去涕泣留之亭長慙悔乃詣獄

上書願試

馮野王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單步之官

崔林除偽令清貧單步之官

獄無繫囚

劉平字子公為全椒長政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也又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

米不侵枉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而歸過所農人設祭於路曰常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不見侵枉

為一州首

蜀呂義為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非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守耒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之處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

又

蔣琬字公琰除廣祁長眾事不治

常沈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庭水投書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集

鐵船渡海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仙游縣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

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鎚以潤家
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做鑪鎚因決杖徒
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丞

九國志

壽春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犉牛生一犢及去謂
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遂留
淮南

萊蕪生魚

范丹字史雲咸帝時為萊蕪長歌之曰甃中生
麈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胡紹乾飯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
俸米於閣內作乾飯食之

虞詡利器

虞詡字升卿為朝歌長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
別利器乎

教吏自勵

魏高柔為官城長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丙
吉吏有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
去皆自勵也

刑人以義

鐘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好發姦伏

黃晶爲宛陵令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晶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覆按姦軌

劉陶字子奇除順陽長覆按姦軌所發若神吏

民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正身勵節

梁何達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勵節高祖聞其能擢爲盧城太守自縣令拜爲畿大郡近代未有之

綏德撫仁

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單車就路見力行清潔注

攀車拒輪

劉寬除平陵令訓人以禮滿去百姓攀車拒輪
充塞道路

清談政理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政亦理

垂簾事理

顧凱之為山陰令邑三百戶凱之御繁以約晝
日垂簾門堦閉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
莫能尚也

伏臘放囚

虞廷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
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新歲開獄

曹攄除臨淄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問
有何親戚荅曰有父母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
重豈不願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泣曰若得
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出之至期相率而
還臧榮緒晉書

代民挽絆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

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代輸租賦

何易于督賦役不忍逼下戶或以俸代輸租

納印棄官

陶潛事見前植柳注

脫幘投地

齊卞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 共政及去官民思 之畫形配食

神父配社

宋澄爲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荀藐字公然除太原榆次令爲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家傳

鸞降庭木

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

烏鵲擁車

李元紘開元初為好畋令大有政聲遷閩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開元遺事

窮猿奔林

殷揚州謂李克曰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窮猿奔林豈能擇木遂就郊陽令

猛獸渡江

庾點妻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皆渡江去

發摘如神

晉李紱成都令發姦摘伏所在如神

又宋顧憲

之為建康令發摘姦伏號曰神明政績有聲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傳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尤過之

毋撓其清

蔣欽緒子沈乾元中歷陸渾監室咸陽高陵四
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敕麾下
曰蔣令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
撓其清

咸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豪右挫氣

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
鍾
吮良吏傳

貴戚斂手

祝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稀鳴楚國先賢傳

豪右側目

李昌為馬昌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
惠如春風三月大化豪右側目

豪右斂手

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大姓兼并弘到官誅
鉏奸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
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戶口十倍

新都令第五訪三年之間戶口十倍不其令童

恢牢獄連年無囚流人二萬餘戶呪虎伏罪

令政第一

劉元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傳翊為代玄
明日作縣令惟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

詔留增秩

焦延壽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不得發
愛養吏民化行郡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
留之詔增秩

呼至訪術

隋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

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閣詔征茶

唐何易子鹽鐵官摧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
易子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
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
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
罪尔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

教民種桑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四株
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矣

鬼神破膽

李果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蕪者過其境夜聞戶內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蕪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桴鼓不鳴

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桴鼓不鳴號為卧虎

立碑頌德

唐房彥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超授郟州司馬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刻石紀惠

劉晏為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璽書獎飭

元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詳等政常循良帝皆降璽書獎飭明年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制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朝堂賜宴以遣之其愛民揀吏如此也

晏公類要

璽書褒勵

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勵

褒稱賜衣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

職林

召對賜衣

唐正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于延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慰諭之各賜衣一襲

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濟調郾城令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召遷大縣

梁武帝每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對于前親勉政道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為吏者往往承風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

永豐威惠

柳渾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寡歐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龐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變於關市既庶而富廉

恥具焉既富而教庠序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
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而加仁厚
焉柳子厚為相國柳渾行狀

江東政績

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州令仲休
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
御史母遺江東三峯

矜恤孤羸

漢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

感悟子母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
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
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
子母感悟請自新為孝子

文武材幹

李大亮少有文武材幹為土門令躬捕盜賊太
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教訓綱目

楊炎誡刺史縣令等詔云興化阜俗不惟良二
千石亦在縣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

蹤跡飄零

吳靖爲長沙令一日自歎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之班髮白蹤跡飄零尚爲百里陶元亮何人耶

貧殿不進

韋思謙調應城令貧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庇棄大德耶

教以耕桑

韋維徙河內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

不加箠楚

夏方爲齊丘令百姓有合將加箠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小大莫犯也

單馬詣賊

李大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遂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晡而反

築城息盜

羅立言改武昌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

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
汴流姦盜屏息

誅滅大姓

王方異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人帖息

摧勒姦豪

陸操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
犯

息錢不與

薛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
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

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
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豪賈豫給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
卿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絕僣欺之弊及
去人思之

牴牛還婿

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牴牛依婦家者久
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
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因

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質所
來婦家不知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
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

盜尸虎還

元德秀爲魯山令前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
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
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
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
舉縣嗟歎

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
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
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
君慶叩頭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
殺之督所負無小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
治

饑民免流

韋景駿歷淝鄉令方河北饑躬巡閭里勸人通
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
功

傾貲振護

張巡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
傾貲振護無吝

浚渠廝溉

李頻遷武功令有六門堰者廡廢百五十年方
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
以大稔

年高擬縣

韋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
筆者乃擬縣

舉材堪縣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

以治最顯

房瑄受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
州司戶叅軍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
最顯

但計資考

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
不求賢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
甚哉

得失無憂喜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
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
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喜而已矣我何以
過人哉

毀譽當賞誅

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
晏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二年而譽聞於國

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
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即阿烹賞

齊威王賞即墨烹阿大夫

王貢薦達

蕭育為涇陵令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
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
冠言其相薦達也

投三老巫

西門豹為鄴令鄭之三老廷椽常歲賦歛百姓

收取爲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
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
帷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
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持女遠逃其所從
來久矣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
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
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
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
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媪爲入報河
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女抱大巫

媪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媪弟子女子也
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
門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媪三老不來柰之
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
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矣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
得水利至漢之出而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
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
橋鄴之父老不肯以爲西門君所爲賢君法式

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虎豹出境

袁珍為六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鷂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瑤為侯氏令縣素有猛獸瑤到乃遠逝

為守起舞

魏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先輩與謙父支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及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即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勸民舉子

鄭渾為邛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業其生子無以自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大集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治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給無不舉育男則以鄭為名

驗妻殺夫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婦共殺其夫聞妻得出

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驗婦焚夫

吳張舉為令有婦殺夫因焚屋言燒死其弟訟之舉尸開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生死婦遂服焉

按十歲偷稻

江琇之有吏能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按罪或諫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成安所不為縣中震肅

斷二嫗爭絲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嫗爭團絲來詣琰不辨乃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無復有盜也

放囚過節

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

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
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
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聽囚還家

王長文為江源令臘月呼囚云教化不厚使汝
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明日臘節聽囚還家吏爭
請乃逆本意俄大赦莫不懷感

合境立廟

韋順為平興令卒吏民為立廟縣城中歲臘合
境祠焉

二縣立祠

楊仁為南安長治民以父子情大見信愛及卒
二縣立祠十年不絕

宦官命拽出

李朝隱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詣縣請託朝隱
命拽出之睿宗聞即嘉之乃下制曰李朝隱德
義不回清強自遂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
之以禮繩之以愆宜加一階用表剛烈

豪猾不敢過

張錫為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下令曰富而恃貨

刑而恃贖此者當先治之民之豪猾者以令簡而必行皆不敢過縣門而犯法者鮮矣

先按人殺子

賈處補新息長小民困窮多不養子處爲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女殺子者處出按發而掾吏欲出引南處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不爲賊叩頭

魏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守援攻之不下乃召單于併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欲使逵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欲斬之絳吏民間將殺皆乘城呼曰賊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免

諫出畋獵

晉何澤初在後唐同光中爲洛陽令澤以莊宗

出獵屢踐民田澤伏於叢薄中諫曰陛下未能
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
熟柰何縱畋獵以害民稼使官何以集其征賦
臣請賜死於此日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

諫獻荔枝

和帝時唐差為臨武長縣接嶺南海獻龍眼荔
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差
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
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勅勿復獻

野水橫舟

宋朝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韋應
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
者知其必用在巴東五年又宰成安賦役期會
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東都事

清水平衡

華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華
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四朝國史

聞名召試

王禹偁字元之知蘇州長洲縣日試五題人多
傳誦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授直史館賜五品

服擇犀帶以寵之 真宗實錄

一見厚遇

陳述古知河陽縣會富公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唱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人也 言行錄

聞鼓美政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為守因問天使汭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見萍鄉邑宰張晞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

無隋農及至邑則郵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美政也公曰晞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薦于朝晞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良吏

因訴問產

蘇頌知江寧縣承南唐後板籍賦役皆無法度公至每因治訴旁問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

以為神明 並同上

有十奇歌

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

號十縣最

申公知蔡州蔡所統十縣汝陽政事修公首為

之號為十縣最

理剽如水

李彤宰京邑理剽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 集白

邑庭如水

李文簡公燾 號巽巖知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

立決仕族張氏子競家貲公曰汝忍墜先訓盍

歸思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雱市丘成之產公以

成之不自所生母追正之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築堰絕訟

趙瞻字大觀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

訟民以此召杜 東都事畧

築堤衛田

范仲淹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

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公時監西溪倉建白於朝

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朝廷從之

以公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既成民至今享其利
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言行錄

導海為利

真宗朝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
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東都事畧

泄湖入江

曾公亮字明仲知會稽縣縣有鑑湖溉民田湖
溢則反為田病公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
不病民至今賴之同上

禱神灘徙

張逸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
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
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
為徙五里長編

告牛盜伏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
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
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言行錄

削木為牘

真宗天禧五年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

木為牘民有追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
續通監

片紙榜門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到皆如期詣縣

樂其簡嚴

吳育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
並同上

治以恩信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仁宗實錄

一新學校

范純仁知襄邑縣宇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焉
言行錄

勸諭子弟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

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差役無辭

程明道知潭州晉城縣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奸偽無所容俗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聞死者先時民憚差役及期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

之無有辭者

伊川撰明道行狀

聽訟得情

陳良翰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公獨撫之以寬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聽訟率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朱晦庵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

民至無訟

彭思永字季長歷知南海分寧縣素號難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母犯法至於無訟

明道集

民勿違教

周茂叔初任洪州分寧簿縣有獄不決先生一
訊立辨後知洪州南昌縣民見先生來喜曰是
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
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先生為羞實以污
善政為恥也 濂溪周先生茂叔行狀

養兵恤農

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
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
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恤農朝廷是
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事畧

農隙教武

河南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
明道先生至晉城其民遂為精兵 行狀

除無名租萬計

杜杞字偉長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
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
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弊 言行錄

毀淫祠數百區

陳希亮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
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捕寘諸法一縣大

聳去為雩都巫覡歛民財祭鬼謂之賽否則有
火災民訛言有緋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
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亟為農者七十餘家
都事畧

課民種桑

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
為著作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
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皆

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利

養老事上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
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庭親為勸酬使人知
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

視民如子

明道先生內直外方不為空文與道行止主於
忠信不崇虛名為政視民如子嘗言縣之政事
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為諸縣法

蘇頌知江寧縣刻革蠹弊數修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

為天下法

慶曆四年張揆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租以時石介獻息民論請益都為天下法

一諭止叛

孫覽字傳師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闕殺將以叛覽諭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眾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遷司農寺主簿東都事畧

片言斷獄

周憲知浙川縣前政公事不決公到迎刃而解決遣無留凡片言斷獄得其情偽人人信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楊龜山撰周尚書

憲墓誌

遮道乃還

張士遜字順之謚文憲為射洪令歲旱禱白崖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鄴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

遮道乞留

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鞭朴不用境內大
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璽書
賞以粟帛秩滿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
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為諭民篇

戚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諭
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

東都事畧

為洪範書

劉彛移胸山令治簿書卹孤寡平賦歛抑豪猾
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

洪範

同上

號魯公浦

真宗朝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
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謂菜公栢

寇忠愍公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
比甘棠謂之菜公栢

考四善三最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
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

為四善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
事之最屏除奸盜賑恤窮困為撫養之最分三
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 九朝通畧

古今文集

雜著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
南徐之分當成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于順
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國屬楚焉炎漢之後更

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
邑雖屢遷井則不失魯境七百郡有一十三縣
任城當其要衝東盤琅琊西控鉅鹿北走厥國
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
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竦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
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
以鄙朴難理况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
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
雄麗垓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方綿歷實

泉貨之橐籥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
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
千三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
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
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鎬百發尅破於楊葉
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須韋弦適中一之
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
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
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嘖蛾之女物不知化陶
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

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重輕扶老携幼尊尊親
親千數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
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誦輒記于壁垂之將
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
備矣而詞人略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
可知也國朝制有天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爲近
守宰之寄於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
曲蒙睿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

拜天寶已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
鼓兼本道運帥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邊
於山戎歲備勅寇每署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
尚虧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
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鐘恩光於異土
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
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白道
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
巫爲不仁仲康解綬爲斷義約古中道爲令令
圖下車無何休聞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居尸

祝之則境內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
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聞堂上之琴軍帥
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
則繁纓曲縣乘車四牡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
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其
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爲天下肩闔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
媼戚故其人益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
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

戶既寡姦俠所歸唯臨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
樂開元裂此鄉三十戶為菊潭縣天寶至德之
間狂虜南侵南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
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
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
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
顏自左驍衛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
始至戶不盈百為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
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
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

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
勞而理矣告之來者觀諸其家知乃為政承顏
奉板輿冒虜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
白之祿為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
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
議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今之縣尹焉
故縣之庶富尹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自齊桓
匡合制我饒陽歷戰國以還遂美其城邑西邇

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有呂尚
之遺風乎多竒士好帶劔侈服多佳人善彈弦
跼躡其地虜口近擊柝之虞其川滹沱有泛舟
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戶二萬計行或擊轂市或
駕肩日中竒羸雜弊爲窳機女狹其幅利染工
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非夫寬猛以濟
之則不能用又宵人課居異政固亦明已我茂
宰裴公河汾鼎族公卿門子識經之文緯之教
設而耆幼歸心刑施而權豪斂跡惠行爲膏雨
令出爲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高蹈近密翰
飛清真未可涯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
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政莫知其數遠者
闕如權輿先天置郡之後凡名士改轉列于左
偏庶幾將米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
或令或長雖小有差其揆一也皆銅印墨綬秩
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則不能爲官擇
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祿秩以勸
能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上祿縣更名漢源

將復禹舊蹟以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
近鎬千里華風不間多乎哉蓋小國以聚大國
之義也且夫南呀蜀門東豁雍時西走連磧北
逾大漠四交憧憧者於是乎終日故有獄市之
煩供億之費上咨郡府下用臨恤非貞固不足
以幹事非廉慎不足以率人清靜則可乎不擾
忠信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韋子當公府之選
推而有之至于今人易受賜邑則稱理聞之見
之政參乎前從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穎
脫我則無貳不其難乎嗟乎絆驥已久及瓜將

代顧此屋壁何其寂寥前芳無聞後進奚覩記
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啓迪人物又
知韋公授受之始其或繼之者從而紀之前後
相映光采洽人乾元三年孟夏之日記開元中
有柴希言自溢陽縣令拜以清白名聞遷洛水
縣今天寶中有郭瞻自永康縣尉拜甚有能事
秩滿遊河朔遇亂未知所適至德中有郭伯陽
自某官拜恂恂如也遷洋州司馬其餘日月某
通名氏失之不得次于公之列爾

吳縣令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否係乎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于淝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

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公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合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和平也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公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敢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

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之間要路由於斯當
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
邑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
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
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
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
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繇是
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
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
土物取土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

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
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
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能不
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白垂爲詒燕之訓叔
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
辭若其官邑之公署風土之有亡田賦之上下
盖存乎圖牒此畧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
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
紀前賢姓字湮沒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
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

一月一日記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間爲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貨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爲縣益難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

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爲令之尤悔者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不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燕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

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
之贍殖苞篚緯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
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
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
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
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
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將不能也今清
河張君儼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顛其政而
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
煦煦以字民剽煩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

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
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
歛盛張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
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
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
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
以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
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
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
家飲救渴而澤均萼合兄弟之折居者而民以

養廉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
歲大穰廷廷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
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
接益久得實其聞仍刻山石鏡廳壁盛之以觀
永久

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

顧况

陶氏之隱誥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
慶鍾包君包君鮑靚通靈之士矣秦有包丘漢
有包咸世為學官隨晉南渡公為延陵人也隋

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皆治漢書從弟子千
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力於王室著
作垂名於當代起居祭酒聲隱都野與翰林供
奉晁析其流派君辟秀才以文自瀆嘗夢入冥
府決時而蘇根於修短有開之兆言地下之法
峻於人間頗符于寶搜神之事隨難奉天重圍
暗解上撫其背而春官亦以賓禮待之及為華
亭有關田增戶均賦愛人之政語曰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實有之舊章
壁記記其官序野史之流也平原之谷水崑山

鱸魚蓴菜海錯陸產彼何人而不知今記其異
庶有補於化耳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楊廷秀

閩之爲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爲邑六孰難理
曰長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屹其川怒湍其氓
悍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爲閩尤長汀爲汀尤天
台謝君周卿佩印綬一之日顧而嘻曰地罔險
易險易在令氓周悍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
究源委以肅于氓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
衷先是邑以鬻鹽爲田外之賦鹽以餐錢爲俸

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
暇循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潰東問
其園扉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戶蠹壁空初而戚
既而悍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爲錢
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甃甃廼屬匠役門序鼓
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爲新園扉之屋十有二
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贏
爲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靖節
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
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紆若倦若劬暮年僇功無

麋公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已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其羸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疲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

德清縣廳壁記

吳永叔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戶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蒞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爲國

雖小於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寬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于彼又暘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斂知化雖弦琴戔戔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視民之終歲勤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于下謫見于天火旱木饑羣生寡遂獸不渡河螟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之有廳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名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聳善而知慕

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之一助也四明趙令
君汝歸出長於斯政將告成百為具開廼顧名
氏石列于廡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
命工琢堅珉而置于公宇上且囑余為記某季
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
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
其堂堂高而廳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
其石石外炳而內堅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
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
令廳壁云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
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
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率動違勢如鴻毛
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
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
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為堯山不以其輕
者入于心而猶為其所難剝槌斷裂之故不得
符皎明察深矯勵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

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
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
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
縣令之題名予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
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
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
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
趙躋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債不能相支而邯鄲
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
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

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
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
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
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
其將云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轟爲
巨防扼爲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
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

便蕃賓客供給禮奠重焉揔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是以一切趨辦而不違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群下不得動搖史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寢堂廳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暮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

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作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廳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墜次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工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蕪湖縣令廳壁記 洪邁

郡縣之官難莫難於令令不可爲也泉粟所入

繫兩稅是賴郡裁十一二予之或名存實亡借
曰充數薄責征須不少遺力偏於弱不敢不共
命至賈市爭分銖俠取巧掇僕捄過與法爲午
而無俚之畫出焉法目如蝟毛舉頭畏觸不良
子儉健成訟左狙右掠蔓游其詞以聾上官計
一行令束手矣昧旦坐堂上追胥在廷睢盱詬
吮謹可不曉將甲乙扣其脛懼及善人循循而
舍諸又納侮故佞媮寬猛均足以蹈罪令不可
爲如此用是人莫肯爲令非吏部考籍而畀之
通萬國無一焉可也蕪湖在春秋曰鳩茲蓋吳

楚必爭地入東晉宋齊建牧立州實爲南豫臺
家常選宗王名將握節往控臨今雖不能邦猶
名姑熟壯縣用壯爲累郡百役以要之栩栩然
而來貿貿然而去項領常相望也挈此校彼其
視仁令中爲又難吳人朱似亦召以故輔臣孫
捐其門凡少年時已銳與寒峻角推排受縣自
詭爲此來勇者尚其決猥者儲其笑愛之者蔽
然以爲憂亦召若不聞曰吾知爲百里宰而已
處之期年民吏相忘乃若尹賞之在粟邑東舟
西舫出其涂篙工榜人皆略能誦說其梗槩於

是與予書言我已伐石置廳壁將刻前長官名氏盍爲我識之予與朱召游四十年向所謂藪然以憂者蓋其一也今若此故喜而書之淳熙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錢塘縣廳壁記

樓鑰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負郭二邑事體浸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

塘之分故錢塘爲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爲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囚又裒彙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古傳自宋元加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九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某與君

於無傳而根窳相形其溢於邦之耆老俊秀牙
頰間者未嘗不並傳也書曰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裕乃以民寧司民社者尚監茲哉

餘杭重建縣治記 洪咨夔

餘杭茗霅之津會故冬予奉老親行霅上諸山
扁舟循茗溪而下間登岸從牧翁漁媪語人人
夸誦吾今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淨民曾不省
有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客于丞舍
起訊之故曰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宣和焚
於睦寇江令裘重建建炎焚於金寇張令永嗣

又建閱年百餘浸淫穿臺凜乎欲厭音撤而新
之治寺吏民之耳目非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余
退而心念是邑近在畿內地望非不枵然大也
而土薄水淺十日晴則告乾三日雨已相戒為
溢備民以故亡蓋藏而今以負租督過者十七
八彼芘于是豈漠無壓焉之懼哉所壓者有急
於屋者也見大夫以朝士來寧久此苟可撐扶
以了歲月何新為新之寧不勤其民而自為紛
紜耶未信潰于成也越數月茗人過予門曰縣
寺成矣治事之廳退食之堂宴息之室崇楹邃

素有好姘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於潛縣廳題名記 洪咨夔

六飛都吳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續於嘉泰癸亥前後著見者四十有二人石近燬紹定戊子續記自見大夫始舊聞放失矣九華程君燾至精敏而峻潔大不弛網細不漏目民隱吏慝蒐獵幾無遺治行亶亶逼前獻垂滿

討諸故府合題名三為一以存往而詔來且追書唐及國朝全盛時賢令十一人于首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接為僅足也然著記未免於闕文遺風或得於慨想東晉虞府君嘗為吾長吏甚有遺愛志逸其名託錢武肅乾山濟安廟碑以傳邑自漢隸丹陽以來為令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不傳臧而不幸不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而為善不傳而遂已也未有為善而必其傳也亦未有善積而名不傳也其亦為所可傳勿為所不可傳而自幸

闢表裏中度發地得中雷遺跡位置面勢且還
其初矣屋後惡木冗莽鴟梟狐狸嘯醜舞怪之
地薙翦不留餘拓圃結亭松竹伍伍氣象一新
矣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嗟夫縣無劇易視令爲
劇易弱者以苟媮爲安皇恤我後強者惟力是
矜一役之興萬感之乘也於此能於政休俗暇
儲材庸力以植壤起什使吏治尊民瞻聳而一
毫不以勤其民至斥圭田再歲之入以食功可
表也已惟昔聖賢道化之盛有本末而無內外
其用力自相在爾室始蓋萬室之治不如一室

之難也言偃宰武城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
其室是室之嚴所親必直諒所講必正大所踐
必誠敬詖辭詭行奸聲亂色無一得以搖吾之
清明而弦歌之化行矣令其進於是乎役起正
月己未訖五月癸丑大尹詳定戶部侍郎余公
佐其費爲多令公族名希磐以進士試刑法中
其科嘗爲大理評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
潛山洪某記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爲宋闕里兩

坊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
易治也俗勇於鬪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
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
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
纒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
如畫茶荀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
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
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
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
厚誣吾縣也迺究病源徐施砭劑朞年而治二

年而大治岸有醯舟水無租癥凋瘵復甦廢墜
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
子舊令尹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
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
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
過其境者猶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
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
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惓
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
學出於師友云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信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

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通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尔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

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彭山縣令石記

陳后山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今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今三考用舉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爲州部五縣而四用縣令以爲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績可紀今選士爲令

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邪蓋漢承秦弊綱目踈闊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其不盡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寃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刊縣令豈非令非王官不登簡策而不書耶令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吏民有述焉今廳故年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刊于石九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爲史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爲有餘也

論知縣俸

周必大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墮中人於貪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衆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爲猾胥奸胥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強戢吏奸革

蠹弊其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供給錢四十千夫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爲一等豈於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重修敕令所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爲民之意取進止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

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
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
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
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灾縱慾禍速勿輕
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
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
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怨而明不如
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爲惡行無逆善名
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冀申同聲如山
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

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稱之平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厚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
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
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
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
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
若貨器則必甚怒則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
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

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
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
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
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
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
肉而重之以辭

○古詩

贈章明府

李白

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
皇逸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

潔照羣情趙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
謠因之頌德聲

古詩

李白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
吾臺落筆生綺綉操刀振風雷雙屈雖百里鵬
騫望三台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似
閑白雲有時來

寄萬齊融

李預

名高不擇仕委世隨虛舟小邑常嘆屈故鄉行
可遊青牛半村戶香稻盈田疇為政日清靜何

人同海鷗搖巾北林夕把印東山秋

贈清漳明府姪 李白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小邑且割雞大刀將
烹牛雷聲動四境惠為清漳流

獻當塗宰李陽水 李白

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宰邑艱難時浮雲空
古城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永萬里長
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泰階平

贈剡縣過秘丞 陳古靈

賢哉過縣尹德政是吾師萬事無鋒穎一心惟

孝慈家貧因客冗髮白為民饑誰刻前山石令
人去後思

贈豐陽韋明府 張九齡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特割武
城雞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持何時遇操柄當
使玉如泥

送張公儀宰安豐 王介甫

楚客來時鴈為伴歸期祇待春冰泮鴈飛南北
兩三回回首湖山空夢亂秘書一官聊自慰安
豐百里誰復歎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

爛熳

送永新杜宰解印還朝

楊廷秀

去年摘山初弄兵永新縣前戈劔腥杜侯不持
一寸鐵閉閣堅卧民不驚軍前米作山谷聚木
牛流馬安用許但令綠林無點塵何須爛額盡
麒麟紫皇急才宵不寐斯人合着班行裏速騎
匹馬謁明光夜來溪風吹玉霜

○律詩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王介甫

青嵩碧落曾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多
畿甸雪隨衣無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已此
去風流定慰人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不負鞏
梅春

送陳師道宰烏程縣 王介甫

嘗聞太丘長德不負公卿墟墓今千載昆雲亦
一城本懷深閉蓄餘論略施行故自有仁政能
傳家世聲

送孫明甫

兄弟繼為邑宰

劉克莊

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殷勤
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
宛如小滕國突過大馮君
四境風謠美諸公必采聞

題洛明府水樓

杜甫

子賤彈琴宰邑日終軍棄繻
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
為政風流今在茲

寄潯陽姚宰

鄭谷

縣幽公事稀庭草是山薇
足得招棊侶何妨着道衣

送宇文舍人宰元城

岑參

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
別後能為政想思淇水長

送趙明府之縣

杜甫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
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贈江陽陸宰

李白

聞宰江陽邑剪棘掛蘭芳
城門何肅穆五月飛清霜

贈范金鄉宰

李白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冰
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家機軸鳴

贈崔秋浦

李白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株柳井上二
梧桐山鳥下廳事夜蟾入酒中懷君未盡去惆
悵意無窮

又

李白

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為官不
愛錢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
隨惠化新

○詩話

紬被放衙

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
一任搨搨多搨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拏
出頭來放早衙坡詩注世傳太祖謂一縣令曰
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

閣下書鼓

孫抱為延陵令廣陵高爽詣之抱無故人之懷
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
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外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外集

